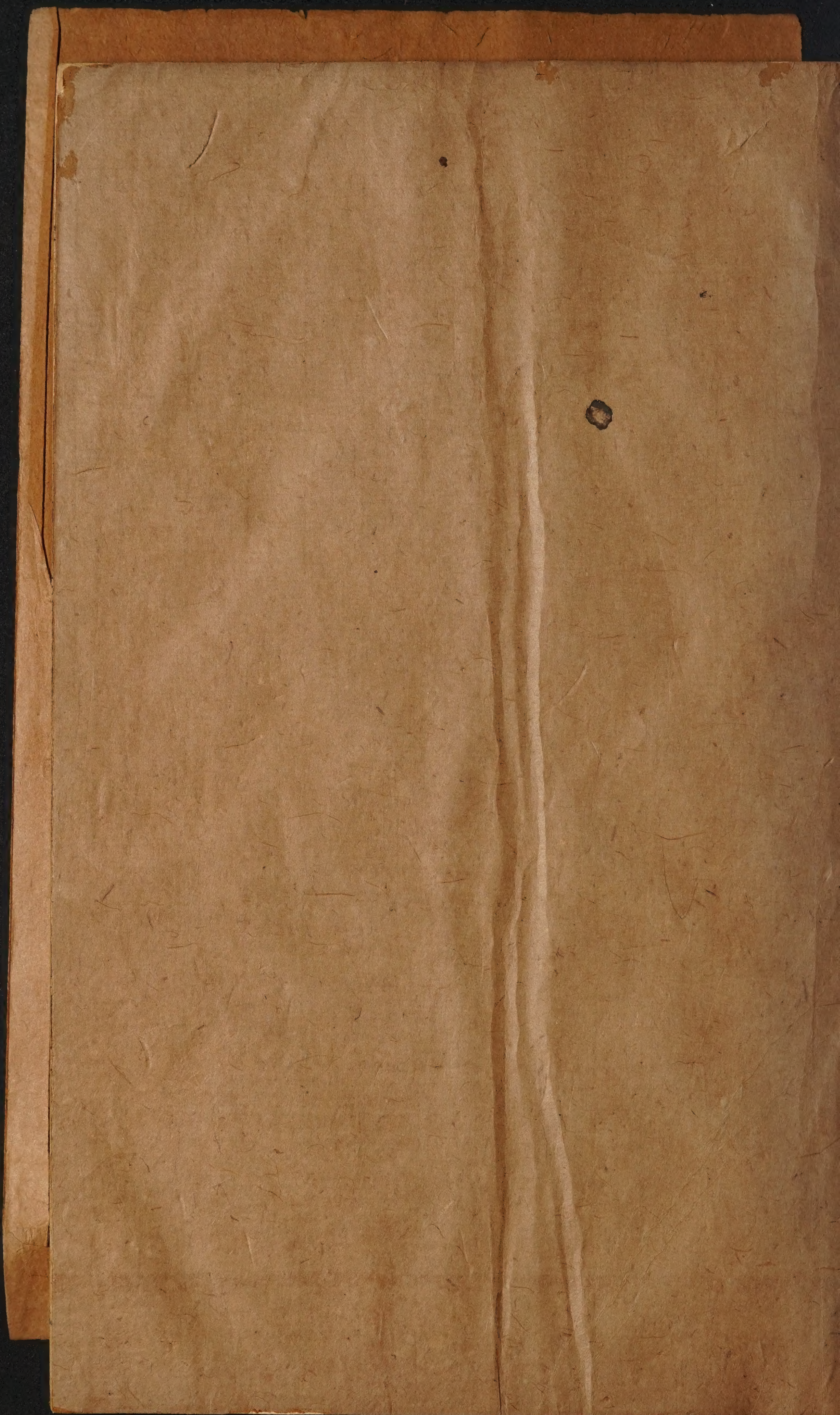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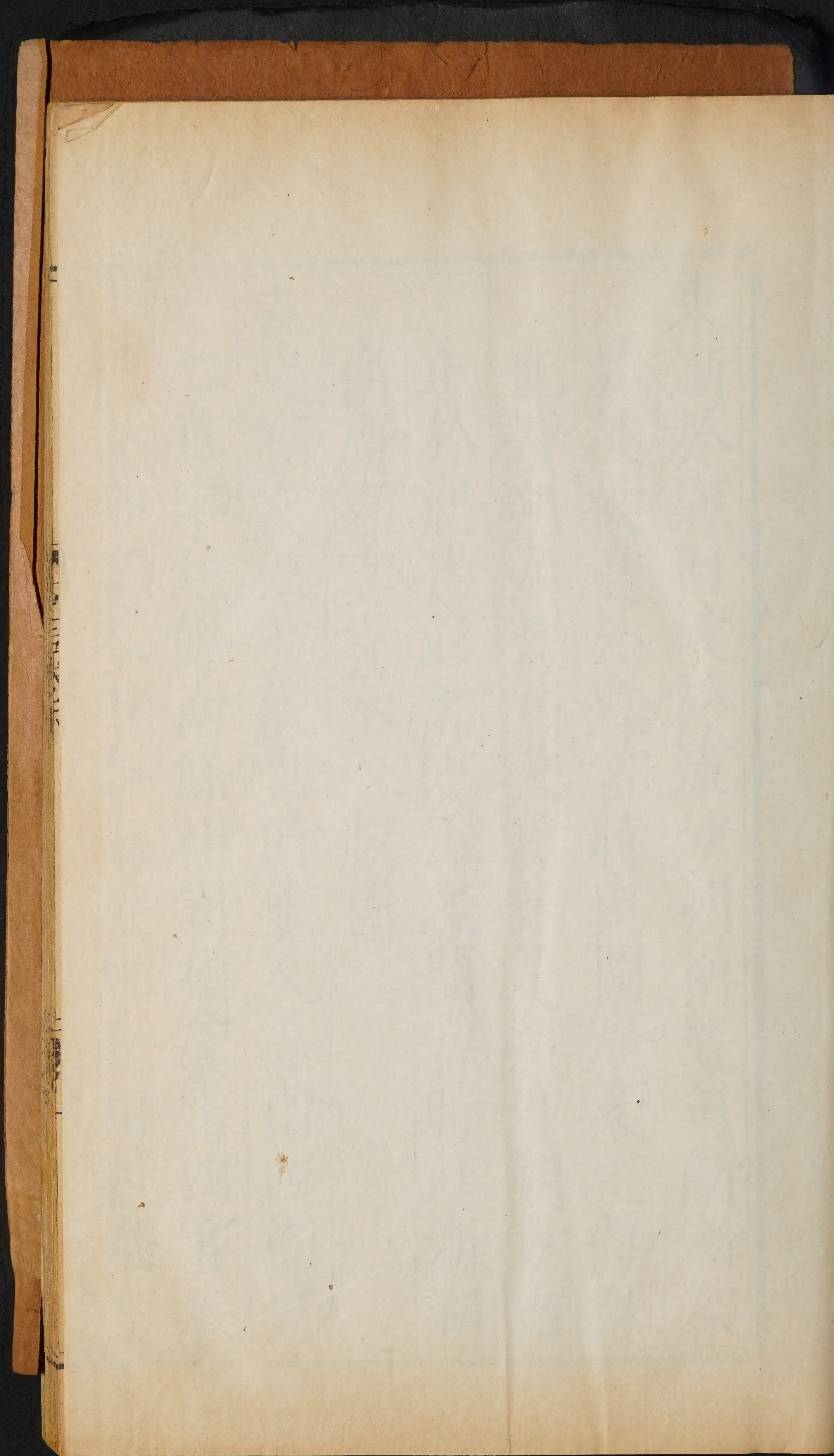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曁句斷漸深
於被被遠於曁當時輿圖廣袤之勢然
也讀朔南曁聲教者非是朔即朔方南
止於荆揚彭蠡震澤之間當時江浙湖
南廣東雲貴未入版圖
古史官文法非後世所能及導山四節用
二導字北條南條相對猶虞書四宮春
秋分命夏冬申命南陸北陸相對舉業

文字率以導岍對西傾導嶓對岷義仲
對義叔和仲對和叔不成條理四宮中
殿言二分卯酉陰陽之中正言二至子
午陰陽正位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卑小且於江流無甚
關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
是　即今長江鄱陽之
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南江

北滙水口猶導嶓於漢入江據書至於
大别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江初受漢滙於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
此而東滙於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
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絶無謂洞庭鄱陽
二湖俱當南水北入江處猶今畎澮凡
兩巷相交處即成一大漾
弱黑河沇淮渭洛皆先言導後言水江漢

先言山後言導恐江漢二條當在導洛之下亦自西北而東南

州境蔡註曰據曰距曰至皆用漢註正義曰據謂跨之距至也今按海不可跨青言據海蓋越海而有遼東也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攻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老子周子之太極圖說通書文中子此三書宜別稱三子不當比於莊列荀楊四子

前刼後刼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知非難不失

其正爲難

詩無燕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頌魯亦然

周南周未有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

曰南

擊鼓閔衛亂也內有土木之役外有版築

之役南有戰陳之役國小役煩民不堪

命

木瓜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

漕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傳疑以爲相贈答之詞又漢儒相傳以木瓜爲楙木食如小瓜可食恐未然木瓜李桃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甞用之蓋無用之物此詩言人以無用之物問我尚思厚報之況齊有大造於我乎木瓜猶言土飯也

姬黃帝姓姜炎帝姓族大多賢貴盛故云

雖有姜姬無棄憔悴

詩揚之水戍申也申平王母家周語曰申

呂雖衰徐許猶在此四國皆姜姓四岳

後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姓重章變文因

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申被

楚害故戍之朱傳曰并戍甫許

鄘風栢舟詩序言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

人不遇小人在側故云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是也釋詩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至以群小爲衆妾恐未然蓋此詩語意似婦言亦猶後世忠臣端士不得於君而爲去婦嘆出婦詞妾薄命耳

韓申毛韓四家言詩爲漢儒宗今韓詩外傳大抵斷章取義語涉恢諧豈足名家

必更有詩傳此特其外傳韓申說無傳
式微中露泥中注疏以為衛二邑恐上言
中露下言泥中猶云側身天地耳
伶氏世掌樂官而善於其職故後世多號
樂官為伶官黃帝時伶倫吹律景王時
伶州鳩論鍾簡兮賢人不得志仕於伶
官萬舞能武舞也籥翟能文舞也如虎
可以禦亂如組可以師衆錫爵者燕飲

獻工之禮惠散者祭末而賜樂吏也所
謂見惠不過一散散五升爵也
魯頌多僖公時詩雖能振復先緒然立三
桓致專魯政一傳而有子赤之禍祿去
公室矣
春秋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賞
元侯呂叔玉乃以周頌時邁執競思文
當之非也頌以歌於宗廟豈可用之饗

元侯朱子以執競爲 王後詩又曰此

即周公制禮九夏之一二說相舛必記

者之誤樊遏渠蓋逸詩也韋昭以肆夏

即樊韶夏即遏納夏即渠叔玉又以樊

遏爲一詩未知孰是

王風丘中有麻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

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

嗟字也由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

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
教行政隱遁則能使墝埆生物公羊傳
有祭仲往省於留之文毛云子國子嗟
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疏云毛
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
知之朱傳直以爲婦人淫思之詩更詳
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
乎

魏莊渠先生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不知此何所據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曾至魯故禽父嗣侯於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侯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乃封平王曰叔父

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
留待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
伯禽决非始封之君魯得用天子禮樂
亦不經見不足信趙伯循說亦不知何
所據魯頌四篇皆史克所作駉序曰頌
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遵
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

是頌魯之僭天子禮樂大抵自此時始也

詩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供賓客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貫心疾死肉最潔美爲上遠心死稍遲次之中脇死

最遲又次之三不獻面傷踐毛皆逆射

嫌於殺降不成禽惡害幼少也小豝易

死而難中故曰發大兕易中而難死故

曰殪

一丈爲板言其長五板爲堵言其高五堵

爲雉雉長三丈

周宣王時多賢尹吉甫最優文武全材也

觀伐玁狁及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

可見崧高送申伯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烝民送樊侯仲山甫又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著自稱者何也當時召伯不宜出管謝樊侯不宜出城齊吉甫詩意可見

淫奔之什多男女泛然相値相戲之詞惟衛風外内亂禽獸行宣公上蒸夷姜下通宣姜如雄雉若匏所刺公子頑又蒸

君毋宣姜鶉鵲不如矣所以竟滅於狄
觀此則知關雎爲王化之基不誣裯第
之間隱微之際世之治亂國之興亡家
之昌替身之壽夭存焉慎哉慎哉

猗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失子道致人以爲齊侯
之子左氏亦云桓公曰同非我子齊侯
之子縂文姜桓公三年歸魯至六年九

月生子同中間未嘗會襄公故春秋書
子同生詩亦言展我甥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晉盡以其寶
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
侯無衣之詩蓋述其請命之意左傳魯
莊公十六年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
晉侯此大事春秋不書不赴告也僖即
釐

昆夷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
不與戰久之畏服奔竄維其喙息而已
公羊傳云天子庶人皆親逆左傳謂王尊
不逆后魯哀公曰冕而親逆不已　重
乎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此天子親逆之說也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

射於寢賓客相飲之射也大社皮侯賓社五采之侯燕射獸侯又有鄉射州長與民射於州序也弁主皮之射爲五射祭奏樂聞之魂也而求其降求諸陽也灌地聞之魄也而求其出求諸陰也商人尚聲先樂周人尚臭先灌又曰廟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亦以求神於陽也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食禮無飲燕禮無食
大事有饗禮無飲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恫註言先公宗廟先
公也箋云宗公大臣也晉語云文王詢
八虞度閎夭謀南宮諏蔡原訪辛尹重
之以周召畢榮以寧百神而和萬民故
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神者聰明正
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欣悅

皇矣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
修德莫若文王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
無令問故詩中歷言太王太伯季歷以
及文王云

天子三臺靈臺觀天文時臺觀四時施化
囿臺觀鳥魚諸侯無靈臺秦伯舍晉侯
於靈臺周故宅也衛侯爲靈臺僭矣又
云天子靈臺諸侯觀臺

帝嚳元妃姜嫄生子進三妃慶都簡
狄皆先有子帝卜四妃之子摯堯契稷
皆有天下摯堯身有天下故不傳契稷
久之子孫有天下故歷世永
公劉自邰遷邠諸侯從者十有八國公劉
未至之前邠爲戎太王旣去之後邠爲
狄
稷至文王十五世歷虞及夏商千餘歲計

每世在位皆六十餘年乃可當其數后稷至太王惟四人稱公公劉公非公叔祖類及古公也

自古致亂皆由貪人讒人濟惡其事蔑不敗亡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釋之者曰疾人重賦斂也威人峻刑法也殭禦掊克曾是在位釋之者曰暴虐聚斂之臣也何人斯曰爲鬼爲蜮巷伯曰緝緝

翩翩捷捷幡幡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皆惡讒人亂國是也

周之衰也用事大臣皇父桀夷公嗜利尹氏私其親黨干撓朝政暴公好讒又有婦人寺人熒惑於內國安得不亂戎狄安得不交侵乎

高禖即先媒亦曰郊禖又曰人先

尸取同姓同姓之中用其適男周公祭天
太公爲尸祭岱召公爲尸

恒豆朝事也水產其醢陸產加豆饋食也
陸產其醢水產

索祭蜡神報之曰大蜡臘祭先祖五祀今
民得大飲曰息民息民大蜡二祭同月
大蜡之祭素服息民之祭黃衣古者祭
服尊於朝服

行也祖也釋軷也一祭而三名也祖而舍

軷飲酒於其側曰餞

天子至大夫婚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壻車

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女

用昕婚用昏請期用昕親逆用昏日入

三商爲昏霜降婦功成嫁娶行氷泮農

業起昏禮巳季秋至孟春皆可昏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

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武王
命康侯稱弟
詩註疏云王室之衰始于懿王非也周家
積德耕稼養人千年至武王爲天子年
老未幾崩成王立時内則管蔡外則奄
商淮徐相繼叛雖以周公討之尚有破
斧缺斨之憂兵戢之後汲汲興修禮樂
一傳至康王尚有召公畢公毛公康叔

禽父丁公燮父數親賢大臣相與內外
佐佑康王崩而昭王立遂南征不復竟
亦未聞有討罪之師昭王崩穆王立海
內益多事徐子稱王乃在中原豈特荒
服不至而已君子惟強於爲善使子孫
可繼耳興衰豈能預料然周室雖衰爲
天王者八百年自經史以來未有歷年
如此其遠者天道固不誣也

周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有太姜太任太姒
邑姜爲之配自古未有四世二百年相
繼皆得聖賢爲后妃者周之子孫獨盛
於夏商世祚亦最永有由然矣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君以豕臣以犬
民以雞臨時假用亦有不必牲者孟任
割臂盟莊公華元登床盟子反又曰盟
皆用牛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皆言公卿力田修
祀然祀禮儀節因之有可考者直祭祀
於主索祭祝於祊正祭於堂繹祭於祊
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
內饔爨煑肉廩爨炊米廩爨又名饎爨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內羞房中之羞作
肉羞者非是宰夫內羞司士庶羞內羞
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諸宰徹

諸饌君婦徹邊豆燕於寢祭於廟燕祭

[illegible]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

器則同

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四邑十六井爲

兵戎馬二牛三四丘爲甸長轂一乘四

馬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戈楯具備丘馬謂之匹馬甸馬謂之乘

馬

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曾者重

也

易以文王爲中古禮以神農爲中古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力

少而蓄德多三十而立

左傳絜粢豐盛言爲谷則絜淸在器則豐

滿

蜨爲文學曰螟螣蟊賊四種蟲皆蝗也陽

祀騂牲陰祀黝牲此皆漢儒說

笙詩有辭有聲如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今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亦有聲無詞耶其謂斯干爲新宮者非也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以詠笙鏞以閒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

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故升歌二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陔三詩也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三南六詩衆聲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皆謂之歌而可謂之有聲無詞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

皆有聲有詞鼓琴鼓瑟笙磬同音以雅
以南此之謂也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
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
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聯庵讀詩綱
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
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
小序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

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
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
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
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
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十九且
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
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
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

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麁心浮氣不務沉

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
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
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魯頌僖公之盛然魯衰亦自僖始三桓專
兵執政皆在僖時元年公子友敗莒爲
季孫氏四年公孫茲侵陳爲叔孫氏十
五年公孫敖救徐爲孟孫氏
宋理宗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即位中統

元年也是年賈似道稱臣割地納幣乞
和以捷聞還朝又庚申四月安歡帖睦
爾生是爲元順帝癸酉六月即位洪武
元年八月元亡三年庚戌殂於應昌諸
書稱順帝爲庚申君者以庚申生也
自生民以來國昔時多安樂時少堯舜禹
三聖相承豈非極盛時然洪水之害歷
鯀九年禹八年即十七年國昔中間

有三苗之亂人生八九十歲不

事豈易得哉

心無動靜動靜非心也性無善惡善惡非

性也動靜者意也善惡者情也有知覺

者意也情也無知覺者心也性也故曰

無聲無臭至矣

